

裁军谈判会议

CD/PV.836
7 September 1999

CHINESE

第八三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99年9月7日星期二上午10时2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莱斯里·勒克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836 次全体会议开幕。

我今天的发言名单上，有芬兰（他将代表欧洲联盟发言）、美利坚合众国、匈牙利、法国、联合王国和保加利亚的代表。

在我们听过报名发言代表的发言之后，我想暂停一下全体会议，并即刻召开一个非正式全体会议，审议 CD/WP.503/Rev.1 号文件中所载提交联合国大会的年度报告草稿。此后，我将继续主持全体会议，以便正式通过我们的年度报告草稿。

在请今天报名发言代表发言之前，我想代表我们全体成员，向我们的匈牙利同事彼得·纳劳伊大使话别，他即将离开日内瓦。纳劳伊大使在担任匈牙利常驻本会议代表的四年任期内，曾于 1997 年和 1998 年担任裁谈会议程审查工作特别协调员，在促使我们共同努力制定考虑到自冷战结束以来所发生的种种变化的本会议议事日程方面做出了贡献。我相信，当我向纳劳伊大使及其全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他事业继续有成，个人生活幸福时，我亦代表并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愿。

现在我请芬兰代表马尔库·雷马大使发言，他将代表欧洲联盟发言。

雷马先生（芬兰）：主席先生，现在向你表示祝贺似晚了一些，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你担任会议主席期间发言，我还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对你的工作给予充分合作。

芬兰很荣幸今天有机会代表欧洲联盟发言。加入欧洲联盟的中欧和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以及联系成员国塞浦路斯和马耳他都支持本宣言。

随着裁军谈判会议 1999 年届会即将结束，我们要向你保证，我们支持你达成一项一致意见以尽快开始实质性工作而作出的努力。同时，我们也对几位前任主席就此棘手的问题所作出的工作表示赞赏。

缔结一项禁产裂变材料条约，是国际社会致力已久的目标。1993 年，联合国大会一致建议就禁产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在关于“核不扩散和裁军原则与目标”的决定中，《不扩散条约》缔约国一致承认，此种谈判对于充分实现并有效实施《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之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裁军谈判会议在 1995 年并在 1998 年再次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联合国大会于 1998 年对这一决定一致表示欢迎，并鼓励裁军谈判会议在 1999 年届会开始时重新设立这一特设委员会。

欧洲联盟相信，继全面禁试条约之后，缔结一项无歧视、多边的和国际上可有效核查的禁产裂变材料条约，是向着实现《不扩散条约》有关原则和目标的文件中所设想的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

欧洲联盟确信，禁产裂变材料条约通过不可改变地限制可在核武器中使用的裂变材料的储存以及建立有效的核查制度，必将加强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并且向着实现和有效地实施《不扩散条约》第六条之规定迈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鉴于 1998 年 8 月裁谈会一致同意设立一个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特设委员会，因而裁谈会有责任尽早作出决定，以便恢复这些谈判。

欧洲联盟成员国和联系成员国的立场和目标十分明确：它们将继续致力与缔结禁产裂变材料条约，它们随时准备积极并富有建设性地参加有关缔结此种条约的谈判，而且它们亦将促使谈判早日取得成果。

最后，欧盟认为谈判工作应当立即开始，而且应当积极努力就一个实质性工作计划的其他要素达成一致意见。

我已请求将欧洲联盟的宣言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

主席：我感谢芬兰代表所作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客气话。现在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罗伯特·T. 格雷大使发言。

格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在我年度届会最后的重要阶段担任主席之职。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你履行你的职责时，我国代表团将一如既往地给予充分的支持。

在 1999 年届会行将结束之际，我将简短地表明一下我国代表团对本年度我们的会议成果的看法。为了寻求妥协以便开展我们的工作，尤其是开展关于缔结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的工作，我们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不幸的是，我们依然未能达成一种相互满意的安排，又一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向国际社会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事实上，与至少还设立了两个特设委员会的去年相比较，今年只能说是毫无起色。我们要求过高（或从某些国家的观点看来有意要求过高）反而成功不了。实际上，似乎某些人可能是把要求过高作为一种策略，蓄意阻挠取得成功，特别是阻挠我们大家同意的禁产裂变材料条约取得成功。

但是，我还是认为，尽管杯子里的水甚至还没有到半杯，它至少还有点水。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的讨论已让人们看清楚什么事情有可能，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在有时颇为艰难的辩论中，我们在界定各国不同的立场和阐述其基本理由方面绞尽脑汁。尽管我们尚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至少澄清了辩论的要素，并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可供我们选择的几种方案。与裁谈会在本十年前半期所作的工作相比较，这些工作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是它至少可以使裁谈会做好准备，在下一届会议迅速开展工作。

在我们进入千禧年之际，我希望明年1月裁谈会即可在此基础上就工作计划取得一致意见。我们好不容易才努力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以说已走到这一地步，即除了两个问题以外，我们已就工作计划的几乎所有要素达成了一致意见。我知道你和你的继任者计划在未来几个月中加紧磋商，看看是否还能有更多的灵活性，以便在2000年届会开始时能有一个可行的工作计划。就我本人来说，我打算与主席先生合作，利用我国政府方面可能给予的任何灵活性，使裁谈会全体成员国在制定工作计划方面的共同利益都能得到满足。我希望其他国家代表也能这样做。由于铭记着这一目标，我可以赞同你希望裁谈会全体成员在与你会谈时表现出灵活性和务实性的要求。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避免在多边军备控制战线上又白白浪费一年的宝贵时间，让我们以一个扎实而全面的军备控制工作计划来迎接新的千禧年的到来。我们一定会幸运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所作的发言和他对主席的客气话。现在我请匈牙利代表彼得·纳劳伊大使发言。

纳劳伊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鉴于我是第一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发言，我愿祝贺你担任会议主席，同时我还想感谢你对我说的客气话。我已请求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言，因为本月底我将不再担任匈牙利常驻裁谈会代表一职。借此机会我与大家话别并表达我对裁谈会未来的美好祝愿。

我的那些最近离开日内瓦的同仁大多都抱怨说，在过去的几年中，他们在裁谈会几乎碌碌无为。或许他们是对的，近来我们的成果的确少得可怜。但这也有可能是他们尚未认识到他们在这一重要机构工作期间所做工作的价值，而历史将会纠正他们的判断。让我们举几天前荷兰大使的发言为例。他也对我们谈到了他由于在日内瓦的两年中无所作为而感到消极

和失望。然而，他似乎低估了他在日内瓦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即外交官在日内瓦逗留时间的长短与其告别演说的页数之间有一种线性关系。我想是该适当评价我们的业绩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同事已为国际告别演说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今后裁谈会的几代外交家开辟了新的途径。

主席先生，本着这一精神，我坦率地谈谈我的想法。现在我对我作为裁谈会代表在日内瓦几年的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有着完全不同于以前的看法。你可能还记得，实际上你曾提到过，即在 1997 年和 1998 年，我曾荣幸地被裁谈会任命为关于审查议程的特别协调员。在这两年中，在经历过与许多成员长达数小时和几天的磋商之后，有报道说我断定就未来的议程达成协商一致意见是无望的，因此我无法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建议。当然，当时我也的确非常沮丧，或许那就是我以略带夸张的言辞结束发言的原因，我当时说，根据我的印象，各国代表团似乎有兴趣并且愿意第二年再来讨论这一问题。现在，适值本年度届会结束之时，你们完全可以对我说，当年我曾误导了裁谈会，因为在 1999 年，甚至任命特别协调员都是不大可能的，甚至也不是裁谈会所希望的。

我之所以对我作为特别协调员的工作还感到一丝满意，是因为其他人可能会赞赏我的工作。最近，戏剧行家告诉我说，多亏了因特网，他们才看到了我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找到了他们近来所看到的最荒诞的剧本。他们正在认真考虑提名裁谈会为下一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人，因为它发明了无疑将会导致一场现代戏剧和电影革命的真正崭新的戏剧结构。他们兴奋地对我说，“看看演员的对白和舞台管理吧。”在 1 号舞台上，我们叫它十七号谈判室或十八号谈判室吧，演员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在说相同的语言，在使用“议程”、“工作计划”、“程序”、“实质”或“协商一致意见”这类措辞时，他们彼此理解。剧情顺利地进入尾声，尾声往往富有戏剧性效果，但又不会出人预料。然而，当演员们走到他们称之为“会议室”的舞台上时，剧情又有了新的出乎意料的荒诞的发展。在这间屋内，这些演员又理解不了那些措辞了，因为他们对那些措辞又赋予了与刚才完全不同的意义。在 1 号舞台上称之为“议程”的措辞，在这里对某些人来说变成了“工作计划”，而“工作计划”则被说成是“会议日历”，还有一些演员坚持说在这个房间里“程序就是实质性问题”。频频地提到神圣的经文和地点，譬如“十诫”或“大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会议”，更加剧了剧情的紧张气氛。此种荒诞和混乱未得到娱乐界同等而值得的承认。

我担心如果裁谈会继续它在过去两年中确立的做法，“协商一致意见”一词可能就要

赋予新的含义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年以及去年发过言的所有代表都说过，开始就禁产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的时候已经到来。按我的理解，这可以被称之为“协商一致意见”。尽管如此，就实质性工作来说，仍然毫无起色。或许新的释义正在形成之中。当这一天结束时，我们将被告知在裁谈会里要想做点事情，光有协商一致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机构需要“协商一致意见加上”决定。这是不是又很荒诞呢？我希望裁谈会将尽力避免今后与任何戏剧联系在一起。

主席先生，许多代表都对裁谈会的前途表示关切。我和他们一样对此感到担忧，但是我从地平线上依然可以看到希望的曙光。我仍然期望明年初在无任何联动作用的情况下，你们将开始就核裁军条约案文开始进行谈判，并在可预见的将来结束谈判工作。如果不能开始谈判工作，以及如果裁谈会明年也未进行任何实质性活动的话，它就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局面，需要采取新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全面审查在裁谈会进行裁军谈判的前景，包括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解决妨碍开始进行新的裁军谈判的基本问题完全是裁谈会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很难说为未来的谈判会议作准备不属多边谈判论坛的工作范畴。

在裁谈会转向寻找裁军谈判目前所陷僵局的根本原因之时，我冒昧地来谈谈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知道裁谈会并非一个研究机构，但我也认为审查和分析各国在裁军谈判中的动机不应当完全由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去完成。不久，我们将要庆祝世界摆脱冷战时期十周年。我还不能肯定我们是否已从这一事实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即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新时期，现在的世界再也不是以往的两极世界。裁谈会以及它的工作程序现已适应一个 10 年前即已不复存在的特定结构。协商一致意见的规则在当时是十分清楚的。没有主要国家之间的协商一致意见，就无法开始任何裁军谈判。我可以说，我们最近的做法与这一最初概念已相去甚远，我也可以补充说，我们的部分议事规则被滥用了。但是我仍然想强调说明我们新时代的一个不同方面。那就是全球化。我知道人们现在屡屡提到全球化这一现象，有时甚至无需任何说明，但我并不清楚对全球化与各国进行裁军谈判的意愿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是否进行过任何深入的和可信的分析。我确信，全球化进程对裁军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答案很简单。全球化加速了历史进程的速度。我在这里想提及一点，即冷战的结束，至少我是这样认为，就是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批成果之一。在全球化时期，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效率和无效率不可能在几十年之后才显露出来，更不用说像以前那样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印证。加速的历史事态发展对各国以及各国对裁军谈判所采取的战略和倾向

很可能具有影响。历史上的输家可能会希望，如果它们武器装备精良，它们可能会避免发生无可避免的结局。而另一些国家可能又会认为，处于动荡的时代不适宜开始新的重大的裁军会谈。然而，最好还是提醒一下它们，正如历史早已证明的那样，毁掉国家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军备竞赛。

我还想说一点，作为匈牙利常驻裁谈会的代表，我没有理由抱怨在与裁军问题密切相关的领域内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这一时期内，我的国家与许多观点相同的伙伴的关系已制度化，我们在西方集团中也占有了自己的席位，这一席位曾因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原因而空缺了几十年。我坚信，我们国家将会以其新的姿态为实现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而竭尽全力。

我现已读过了我的演说稿的第四页。在我即将结束我在日内瓦的第四个任期年头时，我认为我应当遵守马约尔大使制定的规则，结束我的发言。但在此之前，我想感谢弗拉蒂米尔·彼得罗夫斯基秘书长、阿卜杜勒·卡德尔·本斯梅尔副秘书长及其出色的工作人员所给予的帮助和合作。

主席：我感谢匈牙利代表所作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的赞誉之辞，我再次祝愿他有美好的未来。现在我请法国代表于贝尔·德拉福泰尔大使发言。

德拉福泰尔先生（法国）：适值裁军谈判会议 1999 年届会接近尾声之时，作为开场白简短地评价一番我们的工作并概述一下我们的前景或许并非多余。就本会议按惯例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报告起草工作所进行的讨论，更恰当地说是模拟谈判，对我这样一个相对而言的新手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颇有启发的。

首先，本届会议的结论令我十分不安。我将仅谈谈四点最重要的结论。首先是墨守成规：“惯性的专制”最终取代了行动的意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绝大多数人宁愿用简便的方法，那就是遵守先例，不走要求更高的创新之路，即推动基本主题取得进展。

其次是现实。政治上的得体也胜过直率的讲话。为什么呢？大多数人还是宁愿图省事，用现成的发言稿来说明真实的形势。

第三是协商一致。本机构的重要规则受到了粗暴对待。为什么呢？就是正是那些进行道德说教的人很难信守其诺言，无论是在日内瓦还是在纽约。当然，我在这里讲的是 1998 年 8 月设立禁产特设委员会一事和去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有关该议题的决议。

最后一点是新的议程。7国联盟最近正在试图给人描绘一种温和和负责任的形象。然而，其中一些成员在上星期四和星期五的讨论期间的表现却完全是另一番样子。它们似乎对它们自己去年作出的决议第11条的规定毫不在意，而该条规定对于迅速开始禁产谈判是十分有利的。这种言行不一的表现人们轻易不会忘记。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2000年届会的前景看起来很黯淡。我现在要着重说明我认为最令人不安的三个后果。

第一，工作计划。由登卜里大使的“一揽子计划”形成的、围绕三个主题 - 核裁军、外层空间和禁产的基础（即使是非正式的基础），在为了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辩论中已岌岌可危。我十分担心的是，如果我们偏离了这条道，我们将很难再找到出路。

第二，禁产。开始这些重要谈判的工作现在已无限期地推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1998年末进行任何辩论的情况下被所有方面所接受后，1999年又因提到先决条件和联系因素而受到质议，而所谓的先决条件和联系因素却无任何书面文字可以查考。正如我们的同事安德烈·马尼耶大使所指出的，核武器国家敦促进行对它们将会施加极大的约束的谈判，却遭到禁产对其意味着更大安全感的无核武器国家的拒绝，这一现象不是极大的矛盾吗？如果某些国家 - 很可能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是占少数 - 拒绝对核裁军和核不扩散这一极其重要的推进，我们就必定得出必要的结论。从过去几天的讨论情况来看，在2000年，至少在2000年前几个月开始这些谈判的希望并不比在1999年所看到的希望要大。

第三，本会议。本会议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现第四年的僵持局面，这种局面将使它丧失更大的信誉。如果各方确有解决目前困难的政治意愿，进行闭会期间磋商是大有助益的。如果不是这样，那种磋商就不过是为了使每个人问心无愧而设计的一道烟幕。

主席先生，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希望你鼓起勇气，如果可能的话，在你的任期内争取在这方面取得成果，这必定颇为费力。

我们现在处于何种状况？我们还是不要自欺欺人了。今天的裁军谈判会议已是重病缠身。那些在它床旁占据显眼位置的人都是真心希望它康复吗？规定系统联系的做法，要求“要么全部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抬高筹码，实际上是在扼杀一个无可替代的组织，因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产生的替代组织都绝不能保证使主要国家取得一致意见。现在是巫师之徒终于该承认它的時候了。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法国大使所作的评论，特别要感谢他对主席予以支持的一番话。

由于我担任会议主席一职而不享有此特权，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从纯粹国家的角度来强调说明，在本会议早日开始就禁产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也是澳大利亚在军备控制领域里的一项首要优先事项，我国外交部长唐纳先生上次在本会议上已经阐述过这一点。因为我们同其他国家一样认为，该条约将是实现裁军和核不扩散这两个目标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我们愿看到早日重新设立一个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特设委员会，作为裁谈会的均衡的工作计划的一部分。

我现在再来行使主席之职。现在我请联合王国代表伊恩·苏塔大使发言。

苏塔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鉴于这是我在你主持会议期间第一次发言，请允许我首先就你担任主席一职向你致以诚挚的祝贺。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你保证，在你在任的余下时间里我国代表团仍将给予充分和慷慨的支持与合作。

当我首次考虑发言时，我曾希望我能够就重新设立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特设委员会向你表示祝贺，就像我很久以来希望向你的每一位前任表示祝贺一样。令人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如愿。在经历数月的会议和无数小时的磋商之后，除了姗姗来迟的关于扩大会议成员的决定还受到欢迎之外，裁谈会仍然处于一种可悲的和在英国政府看来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僵局局面。

我并不认为过去八个月以来我所怀抱的希望是极不现实的和过于天真的。我在今年初来到裁谈会时，曾满怀希望就禁产条约开始谈判工作。我至今只听说有一个国家代表团未能支持早日开始禁产谈判。因此我现在感到疑惑不解，裁谈会是如何以其自己独有的方式功败垂成的。

最近的事态发展无疑说明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局面。在反省我们自本届会开始以来所作的工作或者工作做得不够时，我不能不又回想到去年的这个时候。那时我曾荣幸地担任主席先生你现在担任的职务，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指导于 1998 年 8 月 11 日根据我们的议程项目 1 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时所怀有的那份喜悦心情。

我无需提醒本会议，该特设委员会后来建议在本届会议开始时予以重新设立，联合国大会在去年 11 月协商一致通过的第 53/77 I 号决议中对此项建议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协商一致通过的关于裁谈会报告的第 53/79 B 号决议中也反映出这一点。

对于重复谈论这些对我们在座的所有代表团再熟悉不过的情况，我表示歉意，但是，即使是刚过了这短短的时间，人们还是很容易，至少看起来容易忘却本机构曾经就禁产条约谈判事宜取得了协商一致意见，那时我们都同意了本会议的上一份报告，在闭会期间依然存在着协商一致意见。

主席先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以及对我来说还记忆犹新的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我国代表团探讨了如何开始本年度的届会。你们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对随后发生的令人沮丧的事态转折所感到的无比失望的心情。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存在着协商一致意见，裁谈会却甚至都无法从数月前取得进展的地方继续努力。

在闭会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是禁产裂变材料条约谈判不那么重要了？我想不是。我相信，就像去年和前几年一样，1月（直至今天）国际社会就确保消除核武器必须采取何种切实有效的步骤依然是存在谅解的。本会议已议定了1995年审查和扩大成员会议的“原则和目标”所要求采取的措施之一，即《全面禁试条约》。下一个商定的步骤是就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条约进行谈判。

我不想在此阐述缔结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的种种显而易见的好处。联合王国早已在本论坛和其他场合详细阐明了这些好处。但是我还要重复一个明确而又无可争议的真理：禁产条约将会对促进全球核裁军作出实质性的、至关重要的和切实可行的贡献。如果人们不相信不再生产任何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核裁军。禁产裂变材料条约不是最后的步骤，但它是下一步必不可少的步骤。

既然禁产条约谈判是通向核裁军道路上无可争议的下一个步骤，而核裁军又不言而喻在裁谈会中占有高度优先地位，裁谈会无法就禁产裂变材料条约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工作就越发地难以解释了。任何一个旁观者不经意中都会从这种形势中很快发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那就是那些自称是核裁军最积极的倡导者的人，却又拒绝就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是下一步最重要的实际步骤开始工作，除非并行进行核裁军讨论。

在本届会开始时，我国代表团就曾期望能亲眼目睹迅速通过一个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基本采用了经长达两年的讨论去年才好不容易取得一致的工作计划。除了同意重新设立禁产裂变材料条约特设委员会以及当然还有安全保证以外，我们到裁谈会来是准备审议任何合理的提案，如果该提案能够使各代表团就那些其他问题，尤其是核裁军、杀伤人员地雷和军备透明等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1998年届会结束时仍要求继续就这些问题开展工

作。

为此目的，联合王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国一起提交了一份关于裁谈会工作计划的工作文件（CD/1586）。该文件确认对核裁军给予高度优先地位，并采用了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挪威早先提交的提案中所使用的有益的措辞。自那时以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态均已表明，后一提案的机制 - 成立一个特设工作组 - 已为大家所接受。我国代表团同样赞赏这项授权。

作为核武器国家的代表，我认识到，我将注定因我说的话和我不说的话而受到指责。但是我仍然希望，至少我表明了联合王国的意愿（如果人们对此还有疑问的话），即愿意立即进行禁产条约谈判并同意一个合乎情理的裁谈会工作计划。联合王国已经表明其随时准备灵活兑现自己的承诺，将语言化为行动，使核裁军取得富有意义的进展，我们期望其他国家也能这样做。

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各国代表团的决心。如同1998年8月所表明的那样，存在着开始禁产条约谈判的协商一致意见，商定了条约的授权，裁谈会全体成员都承认禁产条约是渐进进程中符合逻辑的下一步行动。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无法就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的基础取得一致意见。

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前任们所设想的裁谈会的发展？就因为其他事情需要同时予以讨论，有的国家就甚至会拒绝开始谈判？像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你可能也想知道，裁谈会出现的僵持局面还会持续多久。近几星期以来，我听到人们多次并日益经常地提到改革。或许裁谈会现在的确需要来慢慢地认真审视一下其行使职责的方式。但坦率地讲，假如一些代表团并未准备兑现它们不久前所作出的承诺的话，对于任何自我审视是否奏效我表示怀疑。

为了有助于取得进展，我现在期望参加你们在闭会期间将要举办的磋商，以期在明年初即可开始实质性工作。我国代表团将不会不履行我们肩负的责任，我在此也敦促其他代表团实践自己的诺言。只有到那时，裁谈会才能够恰当地站在促进核不扩散和裁军努力的最前列。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所作的发言和他对主席所说的话。现在我请名单上的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佩特科·德拉加诺夫大使发言。

德拉加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鉴于这也是我首次在你主持的正式会议上发言，请允许我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以娴熟的方式指导了本会议的工作以及精心编制了我们的年度报告。我们也要向你的几位前任主席、向秘书长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副秘书长本斯梅尔先生，以及秘书处表示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在闭会期间磋商会上所做的进一步努力，由此有望导致本会议明年早日开始实质性的工作。

我也以满怀喜悦与满意的心情欢迎五位新的裁谈会成员国代表加入我们的行列，并向它们保证我国代表团始终不渝的合作。

请允许我与大家一道纳劳伊大使表示敬意并向他致以良好的祝愿。我还要向尊敬的罗马尼亚代表帕维尔·格雷库先生表示我们善意的和良好的祝愿，格雷库先生也曾主持了本会议的工作，我知道他在本月底将离任。

主席先生，今天我想通告本会议，今年9月2日，保加利亚共和国国民议会批准了《全面禁试条约》。根据该《条约》第十四条规定，保加利亚是必须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其批准书以便使其生效的44个国家之一。到今天为止，这些国家中只有半数国家批准了《条约》。由于众所周知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加紧努力以便加速批准进程和促使《全面禁试条约》生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呼吁所有尚未签署或批准《条约》的国家尽快签署或批准《条约》并积极参与未来的特别会议。用著名的国家总统的话来说，我希望我们尊敬的南非同事允许我引用这句话，“现在是时候了！”现在，裁军进程和尤其是核裁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来一丝清新的空气。更不必说本裁谈会了。

我们希望，真正对目前裁军领域中的僵持局面和全球安全事务感到关切的国家能够采取切实有关的负责任的行动。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保加利亚代表所作的评论和他的鼓励之辞。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阿克拉姆先生请求发言，现在我请他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愿借此机会祝贺你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引导本会议进入工作的尾声。你在过去的几星期当中，以耐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处理本会议的工作，我相信，由于你坚持不懈、契而不舍的努力，尽管困难重重，本会议仍将以一

种积极向前的精神结束其 1999 年届会。我的尊敬的联合王国同事刚才说，作为一个核武器国家代表，他认识到，他将注定因他要说的话和不说的话而受到指责。我必须承认，我这方面的经验不如他多，因此，我在今天的会议上还想多说几句。

巴基斯坦将支持为明年的裁谈会制定一个平衡的工作计划所做的努力。我们认为，迄今我们在裁谈会聆听到的各国发言并未充分和客观地反映裁谈会和裁谈会成员国今年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本来有着就一项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的共同因素。但还需要进一步的磋商以便就两个问题 - 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 达成一致意见。而裁谈会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则是因为在这些问题上的极少数国家未能作出必要的妥协，以反映裁谈会的普遍愿望和协商一致意见。这就为裁谈会处理核裁军这个优先问题以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的工作无故设置了障碍。裁谈会必须以严肃而实际的态度处理这些问题。核裁军是裁军谈判的最高优先事项。核武器国家必须将其说教见诸于行动。没有人会怀疑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现在是一个需要提请人们给予立即关注的又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看法，即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发挥不了作用，它所能做的仅仅就是就千篇一律的不扩散措施进行谈判。

今天我们在对裁谈会问题所做的分析并不全面。事实是，整个裁军议程在近几个月来都受到了挫折，造成这种挫折的真正具体而明确的原因是：反弹道导弹条约修订的前景、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卫系统的前景、对战略武器会谈和这些事态发展的协定可能的或消极的影响、世界各地包括我所在的南亚地区重新开始一场全球和地区性的核武器竞赛的可能性，以及印度宣布其核理论。

我在 8 月 19 日的发言中，概述了巴基斯坦对今年 8 月 17 日印度散播的核指针所表示的关切。今天上午巴基斯坦外交秘书在伊斯兰堡我国战略研究所就印度的核指针对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发表了讲话。我已请求秘书处印发我国外交秘书的讲话全文，并请求将其作为本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外交秘书的讲话审视了自去年南亚进行核试验以来的事态发展，概述了巴基斯坦对于克制发展和部署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之呼吁的积极反应。这篇讲话阐述了巴基斯坦建议在南亚确立战略克制机制的理论依据。巴基斯坦外交秘书提请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即印度提出的核指针是为其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两个领域中实施一项大规模军事化计划而找的依据。由于部署了随时可以使用的作战核武器，在该地区必将引起新一轮更加危险的不稳定因素。该指

针明确拒绝在南亚制止军备竞赛的所有倡议，对于在南亚实现核和导弹克制的任何努力来说，它都将成为最严重的障碍。

很多人都在此讲到过所谓的“禁产”条约，我们当然也听到了那些或许是转而相信该事业的人的最严厉的说教。就巴基斯坦而言，我们准备在裁谈会明年开始工作时参加谈判，但正如我们的外交秘书在讲话中所说，“印度打算制造 400 个或者更多的核弹头的意向，也使巴基斯坦感到格外关切。这样大的一支核力量，印度将需要大量的裂变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不可能接受缔结禁产条约，更不用说暂停裂变材料生产了。”巴基斯坦外交秘书在讲话中还呼吁国际社会敦促印度采取 10 个步骤来彻底改变其核指针的危险影响。我将宣读他所建议的这 10 个步骤。世界人民必须要求印度向其邻国并向全世界保证：

1. 印度将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在全面禁试条约生效之前，巴基斯坦和印度可以使单方面的暂停行动正式形成具有约束力的双边安排；
2. 印度将不部署其实战核武器并将使其处于非部署状态；
3. 印度将不制造其核指针所设想的数百枚核弹头；
4. 印度将不生产或占有大量裂变材料储存，使其今后能建立大量核武器的武库；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措施以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现有的不相等的储存达到平衡；
5. 印度将不谋求建立海基和潜艇核力量；
6. 印度将不谋求获取、发展或部署可能会使该地区核武器发展与部署升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7. 印度将不采取任何空间军事行动；
8. 印度将审查和限制其关于获取和发展先进飞机、核潜艇以及其他先进技术武器系统的计划，这些计划可能会恶化并加剧该地区的核和常规军备竞赛；
9. 印度将认真对待并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解决与巴基斯坦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查谟和克什米尔争端；
10. 印度将与巴基斯坦进行谈判，以制定一个南亚战略约束制度。

如果国际社会又一次未能强烈谴责印度的核军事升级，显然，迄今为止一直保持克制

态度的巴基斯坦将有必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确保其威慑态势的可信度。不幸的是，这样做只会意味着结束防止在南亚进行一场公开的军备竞赛的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前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社会未能行动起来的部分原因竟然在于那些公开贬低裁军谈判会议无所作为的国家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是那些计划向印度出售先进常规武器的国家，更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从质量上和数量上加强印度的常规力量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这将会进一步破坏南亚的常规力量的均势，并可能迫使巴基斯坦更加依赖其核和导弹能力以威慑印度。因此，向印度出售常规武器和反弹道导弹系统必将给南亚在安全方面造成一种更加不稳定的局面。

主席先生，即使在这后期阶段，巴基斯坦仍保证要保持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接触与磋商，以便提出一项广泛商定的办法来对付因印度在其核理论中所暴露出的政治和军事野心而对地区和全球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我们希望，在此阶段我们仍然会得到我们期望已有35年之久的积极的反应。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所作的评论，现在我请尊敬的新西兰代表克莱夫·皮尔逊大使发言。

皮尔逊先生（新西兰）：尊敬的法国大使在他今天上午的发言中似乎提出了一项主张，我想借此机会就此发表点意见。他似乎是说新议程联盟成员可能在其支持裂变材料问题谈判的立场方面前后矛盾。

任何此种说法都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断然不予接受。新西兰一贯支持早日就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我们仍将继续尽我国所能与新议程伙伴国以及所有其他支持这些谈判的国家一道努力。

然而，同本会议大多数成员一样，对于利用裁谈会年度报告编写工作得分和需要一个平衡和事实上正确的年度报告这两者来说，我们能够予以明确区分。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新西兰代表所作的评论。现在我请尊敬的印度代表萨维蒂·库纳蒂大使发言。

库纳蒂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感谢你允许我发言，并请允许我表达我国代表团看

到在本会议工作进展到关键时刻由你来主持工作时所感到的欣慰。

我本来不准备今天上午发言，但是，鉴于巴基斯坦大使讲到了印度的核武器政策，我不得不讲几句。正如我在 8 月 19 日全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这种说法是不了解情况，完全是一种误解。此外，我们一贯主张，裁军谈判会议不是讨论这种问题的场所。但既然巴基斯坦今天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澄清事实。

由一些有名的专家和战略分析家组成的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题为“印度核指针”的文件。该文件是供政府考虑的文件之一。它只是一份草案，公开发表是为了鼓励公众在更大范围和不同的政治层面来对其进行讨论和辩论。这对大选后最后确定一种指针是一次重要的投入。

印度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它应当提出一个反映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明确的核指针，这可以使其他国家更好地评价和理解印度的政策。此外，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就国家安全问题所作的决定历来是有国民的共识作后盾。印度的核政策就是国民共识的产物，它屈从于外部的说三道四或条件。

我愿重申，印度认为使用核武器对人类、对和平和对国际制度的稳定性都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当我们寻求确立对全球核裁军的国际上协商一致意见之时，核武器国家也必须承担起他们的责任，将核武器的目标限定于威慑敌对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这就是印度为其核武库所界定的任务。因此印度宣称，它将不首先发起核攻击，但如果遭到核武器的打击，它将给予惩罚性的反击。印度也将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绝不进行军备竞赛或其他空洞概念上的冷战。就印度的核政策来说，遏制就是座右铭。因此，我们对巴基斯坦今天在这里的发言所试图给予的中伤予以坚决的驳斥。我们的核指针为无核武器国家提供了消极的安全保证。印度的指针有助于突出说明了我们的核武库的纯粹的防卫性质。

考虑到在 1999 年 2 月 21 日于拉伯尔由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外交秘书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两国业已同意就安全概念和核指针进行双边磋商，以便制定在核与传统领域建立信任的措施，巴基斯坦对该文件草案的此种反应就让人颇为费解了。令人十分遗憾的是，非但没有加强拉合尔进程，反而因巴基斯坦在卡吉尔的侵略行为而破坏了信任并恶化了双边环境。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们坚信，公开阐明核理论应该是一种再保证的表示。事实上，巴基斯坦所说的“首先使用政策”意指相当高层次上的军事行动的戒备状态，与印度文件所述的遏

制概念大相径庭。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巴基斯坦代表团的发言听上去都是空话。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度代表所作的发言和她对主席的支持之辞。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请求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我非常仔细地聆听了我尊敬的印度同仁的发言，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从她那里听到可能会对巴基斯坦外交秘书要求印度防止在南亚出现核和常规军备竞赛的建议作出某种积极的反应。印度声称，它的核指针是提出来供辩论的，的确该指针是印度总理设立的安全委员会的协商一致的最后报告，该报告也的确由国家安全顾问正式提交印度总理。因此，我们不能不断定，该报告受到印度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如果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还能期望印度政府、期望尊敬的印度代表给予什么呢？无非就是在本会议或是在任何其他公众论坛上明确地说，印度政府拒绝接受本报告的建议。这无疑将成为一项不仅与巴基斯坦而且与整个国际社会建立信任的措施。

我们确实在拉合尔缔结了一项以建立信任、讨论我们各自的核指针和核态势的谅解备忘录。然而我的印度同仁没有提到的是在拉合尔巴基斯坦向印度方面，即向印度总理递交了一份综合文件，详述了南亚的战略遏制制度，包括核遏制，常规武器遏制、建立信任的措施和解决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现存争端的措施。我们没有收到准备讨论该建议的积极的答复。我们所同意的就是讨论我们双方各自的核指针。但奇怪的是，在同意讨论核指针之后，印度接下来所做的却是公开宣布一种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大的升级行动之一的学说－在空基、陆基和海基发送系统三合一战略核力量中作战部署 400 枚核弹头。

这究竟是建立信任的措施还是破坏信任的措施？巴基斯坦应该对此种指针的宣布表示高兴吗？国际社会是不是因此种指针的宣布而再次得到保证，尤其是因为此种指针规定与此同时也将进一步发展常规武器？因此，我们吁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一指针，对这一指针给予关注、呼吁印度不要实施这一指针，同时我们也要向那些向印度出售大规模常规武器的国家发出呼吁，它们的此种行动将会促使南亚的安全局面进一步失去均势并在我们这一地区加剧核威胁。我们吁请这些国家停止出售这种武器，不要在本会议上进行道德说教，而在我们南亚次大陆大搞邪恶勾当。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今天上午所作的进一步的发言。今天报名发言到此结束。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现在发言吗？我看无人想发言。

如我前面提到的，我现在要暂停一下全体会议，五分钟后召开一个非正式全会，审议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本会议年度报告。

上午 11 时 35 分会议暂停，中午 12 时 10 分复会。

主席: 我现在宣布裁谈会第 836 次全体会议继续开会。

我现在请你们大家正式确认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就载于 CD/WP.503/Rev.1 号文件的年度报告草稿达成的临时协议。鉴于我们能够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逐段审议年度报告草稿，根据以往惯例，我将开始逐节通过我们的年度报告。

我可以认为题为“导言”的第一节通过了吗？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可以认为题为“裁谈会的工作安排”的第二节通过了吗？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可以认为题为“裁谈会在 1999 年会议期间的实质性工作”的第三节通过了吗？

我的理解是巴基斯坦今天提交的一份新文件将作为（1）项下的 CD/1594 号文件列在第 37 段中。

就这样决定。

主席: 我现在是否可以认为载于 CD/WP.503/Rev.1 号文件和刚作过口头修订的年度报告全文获得通过？

就这样决定。

主席：我感谢你们大家对此项工作给予的支持。秘书处将尽快将该报告用裁谈会所有正式语文作为正式文件印发。

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现在发言吗？我看无人想发言。那我就讲几句结束的话。

今年裁谈会没有对国际安全体系作出更大的贡献，对此我们大家都感到失望。我们常常自我安慰地说，裁谈会只是国际大环境的一个缩影，从多方面来看，在过去的几年中，它已向我们发出了许多棘手的挑战。

然而，最终裁谈会还是集中代表了其成员国的意志，反映了它们的政策、观点和政治意愿。回顾一下我们就可看到，过去的一年多里，大家都集中地关注到尚未解决的（和正在出现的）无比艰巨的国际安全任务上。或许 1999 年毕竟还为今后的谈判做了一些有益的准备工作，尽管我们大家都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又一次失去了机会。

想到这一点，我认为我还是可以说，在今年本届会议即将结束时，我们已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步骤。仅此而已，但是我们毕竟采取了一个步骤，我们决定，即使在正式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通过继续举行主席磋商来设法完成有关已有部分框架的工作计划的工作。我希望这一进程将会实实在在地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先前的实质性工作。我希望它将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开展早已成为举世关注的国际优先事项和巨大推动力的裂变材料谈判。我希望它将使我们更加接近于真正关心有助于进一步核裁军的信息和思想交流。我希望它将使我们更加接近于对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重新给予关注，我还希望它将使我们更加接近于着手有关其他共同的工作计划优先事项的实质性工作。从今天上午的讨论情况来看，许多代表在辩论发言中都十分透彻地强调了开始抓紧工作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我说过，我认为在本年度结束时我们大家都怀着一种积极的心态。在过去的几星期里，各代表团均向我强烈地表示，希望裁谈会重新开始工作。1999 年我们就一些关键问题“缩小了意见分歧”，此后我们不应在 2000 年到来时再白白地浪费时间了。

我相信，在我们大家所赞同的主席声明（报告第 38 段）中就体现了我们共同的精神。我十分感谢大家在促成该项声明方面给予的宝贵合作，同时我还期望你们对闭会时间的工作继续予以支持，以便解决我们在工作计划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

现在我想就工作计划再发表一些具体意见。我的前任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磋商，已使我的任务范围大大缩小。在这方面，我愿对阿尔及利亚大使登卜里先生所做的努力向他致以特别的敬意。

登卜里大使明确了工作计划中的两个未决的问题：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我的直接前任阿根廷的冈萨雷斯大使认为登卜里大使的建议是就这两个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最佳方案。我赞成他的评价，并打算在我的磋商中以登卜里大使的建议为基础。

如果我可以再次谈到我的前任冈萨雷斯大使所做的努力时，我还想赞同他所作的评价，即裁谈会未来的工作计划将包括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适当的机制，也将包括下列几项内容：

第一，在议程项目 1 下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在特别协调员的报告（CD/1299）和其中所载的授权的基础上，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无歧视性、多边和可加以有效国际核查的条约；

第二，在议程项目 4 下重新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进行谈判，以期达成协议；

第三，在议程项目 6 下重新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在尤其考虑到裁谈会之外的事态发展的情况下，负责就处理与杀伤人员地雷有关的问题的最适当方式征求各成员国的意见；

第四，在题为“军备透明”的议程项目 7 下重新任命一位特别协调员，负责就处理与本项目有关的问题的最适当方式征求各成员国的意见；

第五，重新任命特别协调员，负责审议裁谈会议程、扩大裁谈会成员以及改进裁谈会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等项工作。

在今年提交的有关建立综合工作计划的所有提案中，建议重新设立这两个特设委员会和重新任命这些特别协调员是提案的共同因素。这其中还包括美国的格雷大使的决定草案(CD/1566)和委内瑞拉的塞迪诺大使的决定草案(CD/1575)、21国集团提出的工作计划提案(CD/1570)和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提交的草案(CD/1586)。

在所有这些文件中，每份文件都含有工作计划的上述内容，这反映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的工作计划所应涉及的所有问题。毫无疑问，个别代表团将会对这些项目提出不同的侧重点或者提出自己的工作计划。然而，由于我们工作的协商一致性质，上述内容都被确认为是一个平衡的和综合的工作计划的核心因素。

我的任务和即将上任主席的任务仍然是登卜里大使以前所强调的任务，即通过就尚未商定的项目达成妥协，促进裁谈会进入使其可就目前已形成大体一致意见的项目开始工作的阶段。然而，往往最后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就这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非易事，对此我不抱任何幻想。这也是我只能承担的一项任务，如果对我来说还存在这样做的政治意愿的话。

我打算积极努力完成在闭会期间交付我、也是交付给我的前任和我的继任者的任务，尽心竭力确保磋商坦率而公正，开诚布公地进行广泛磋商，并对裁谈会所有与会者都具有透明度。我将特别努力确保任何代表团都不会因为我们其中一些人在此期间可能因在工作地点或因忙于其他工作而处于不利境地。

最后，我谨代表我自己并代表裁谈会各成员，向本裁谈会秘书长瓦拉迪米尔·彼得罗夫斯基先生和副秘书长阿卜杜拉·卡德尔·本斯梅尔先生，以及秘书处全体成员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了非常宝贵的协助和建议。我也要感谢译员们娴熟的业务和坚韧的毅力，尤其在过去的几天里，辩论自由进行，我们身边都堆满了各种文件。

我还想代表我自己感谢小组协调员——保加利亚大使、印度尼西亚大使和意大利大使，以及中国大使在过去几星期中所提供的协助和明智的意见，同时我还要在此预先说明，在未来几个月里，我可能还要请求他们再次给予协助。我十分高兴能有此机会与裁谈会所有成员密切合作并籍此更好地了解各位同仁，我也期望在闭会期间继续保持此种合作，当然也包括与奥地利的克赖德大使的合作，在此我想对他说，我希望我们在2000年能够迅速而（我斗胆地说）直截了当地开始工作。

今天的工作和本会议裁谈会1999年届会此结束。

裁谈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2000年1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中午12时25分散会。